

金

文

最

金文最卷十五目錄

記

睡鶴記

見文雅

李俊民

忍齋記

見文雅

李俊民

歲寒堂記

李俊民

重修悟真觀記

李俊民

重修浮山女媧廟記

見文雅

李俊民

陽城縣重修聖王廟記

李俊民

重修佛堂記

李俊民

重建修真觀聖堂記

李俊民

大陽資聖寺記

李俊民

澤川圖記

李俊民

孟子祠記

貞祐元年

孫弼

陶公壽堂記

貞祐四年  
以上原列卷二十九

王廷

成趣園記

路伯達

令旨重修真定廟學記

見文雅

元好問

東平府新學記

見文雅

元好問

博州重脩學記

元好問

趙州學記

元好問

壽陽縣學記

元好問

代冠氏學生脩廟學壁記

元好問

葉縣中嶽廟記

元好問

扁鵲廟記

元好問

長慶泉新廟記

元好問

三皇堂記

元好問

崔府君廟記

見文雅

元好問

以上原列卷三十

金文最卷十五

昭文張金吾月霄輯

記

歲寒堂記

李俊民

節婦樂氏澤郡南關宣銳巷樂珩女也幼亡父母依於外族外干父李榮鞠養之年十五適本關劉璋泰和五年乙丑夫亡二十一歲守志長子禎五歲次子禮十七日也從吉外氏豪俠欲奪而嫁之堅誓不許苦節自勵事王母舅姑小心敬慎盡爲婦之道稱於族黨同焉而不違於禮婉焉而不失其正舅賴以爲家嚴恪潔勤躬操井臼無一日而少懈上下畏愛焉主中饋助祭祀其怵惕之義表儀宗門值貞祐亂離往往骨肉不收樂氏撫育二子流散他方遑遑涕慕抱終身之戚丙戌復歸甯故里子禎娶東林隱君子母俊卿之孫女生二女長適秦茂才次許嫁本州趙次官姪男餘慶禮娶楊氏生三男一女長健兒定婚樂家社王氏次伴健婚東

蜀村李氏次豎童女許嫁下町張氏夫之兄益弟儀偉悞仁妹適  
梁氏偉娶徐氏二男一女長福妻谷下粟氏次祐妻本州王氏女  
嫁錢氏祐二男長丑兒次顯兒中外族姻無不周恤者禎字君祥  
參謀本州宣差所事者疑疑特立篤於孝友念無以報劬勞之德  
因所友而榜其堂曰歲寒堂冀母氏之名節有光於後噫幼而孤  
長而寡老而其福厚厯憂患五十餘年始終不易凜凜有松柏之  
操名其稱矣當是時也不能安其堂如七子之母者十常八九有  
不登是堂而愧者乎癸卯三月辛巳書復繼之以詩

莊靖集

重脩悟真觀記

李俊民

高平縣南二仙廟者在張莊李門之閒唐曰真澤宋曰冲惠冲淑  
真人爲民人所報之所無禱不應一方之休戚係焉大金貞祐甲  
戌歲國家以征賦不給道士李處靜德方納粟於官敕賜二仙廟  
作悟真觀俾其徒司見真主之額之設有嫌於心爲其名位之乖  
也其意若曰以廟爲觀則是無廟矣以觀爲廟則是無觀矣不亦

誕於神違於人乎惴惴然不安積有日矣於是市廟東之隙地爲三清殿爲道院蠲庖湏表壇塙外力所施田以資工役其修齋行道拜章啟元步虛華夏儀鸞而引鳳者於此焉觀之西曰廟棟宇宏麗像容粹穆遂以重門翼之兩廡旁列諸靈之位其時和歲豐民無疾癘歛幽擊鼓婆娑而樂其神者於此焉各事其事互不相雜名與位判然矣識者遽之按禮云凡祭有其廢之莫敢舉也有其舉之莫敢廢也蓋禮所重者祭或舉或廢不可得而私卽廟而觀旣觀而廟是未嘗敢舉亦未嘗敢廢豈私也哉兩得而不兩失神人俱悅無遺恨矣此重修之意也德方請以其事書之於石予用其意而筆之德方陵川人年二十出家明昌三年壬子禮本州神霄宮郭大甯爲師泰和丙寅奉祠部牒披戴登壇爲大法師後七年貞祐改元賜紫號達妙充澤州管內威儀偶值喪亂晦迹不出大朝丁酉歲遣使馬珍考試天下隨路僧道等其止取一千人德方乃中澤潞二州選第一是歲八月於燕京受戒司請以白鶴

王志道知神霄宮事郡長段公從之俾遂其高懷乃於宮西別殿爲鶴鳴堂三閒日與方外友彈琴話道焚香煮茗誦周易黃庭老子書究諸家窮理盡性之說與悟真相去五十里時時往來適游衍之興不以傲爲高不以誕爲異簡而和婉而通行必合於義動不悖於禮其肯誣于神違於人慊于心亂名改作者乎

莊靖集

陽城縣重修聖王廟記

李俊民

按圖經陽城蓋漢之濩澤縣也屬河東郡今縣西三十里故城是也晉隸平陽郡後魏文成興安二年癸巳自故城移于今治隋屬長平郡唐武德元年於此置澤州元宗天寶元年改爲陽城縣又云殷湯廟在縣西南七十五里析城山上宋熙甯九年河東路旱委通判王伾親詣析城山祈禱卽獲休應十年五月口日牒封析城山神爲誠應侯政和六年三月二十九日析城山殷湯廟可特賜廣淵之廟爲額誠應侯可特封嘉澗公宣和七年重修廟記云本路漕司給係省錢命官增飾廟像及廣其庭壇高其垣墉列東

西二廡齋廚廩庫客次靡不畢備華棖彩桷上下相煥以稱前代  
帝王之居而致崇極之意以其餘材完嘉潤公祠合二廟凡二百  
有餘楹大金革命廟止存九間共六十椽大朝壬寅年春因野火  
所延存者亦廢民間往往卽行宮而祭之本縣行宮在郭內東西  
街北右去城門五十餘步左距縣衙一里強至大朝壬寅年歷一  
百八十八年而毀邑人王元武全王昇張義王某王漢等雖在擾  
攘之際相與鳩工復起正殿三間元帥延陵珍補葢西廡歲有水  
旱疾疫禱無不應民之戴商厥惟舊哉噫神依于人廟食百世亦  
豈有升沈時耶抑成壞之數幽顯莫能逃耶何天未悔禍如此之  
酷耶僕重過是邑王元等託友人燕子和求識其始末故書以示  
之時壬寅十月庚戌朔

莊靖集

重修佛堂記

李俊民

吳道子畫鄴都宮畏罪者眾韓吏部題木居士求福者多世之人  
莫不知罪之爲可畏福之爲可求然信賞有所不能勸必罰有所



不能懲而覩道子之畫吏部之題竦然有動於心不待賞而勸不待罰而懲何耶豈正率者難從幻化者易感歟兵興以來俗狃於惡以強凌弱以眾暴寡以勇苦怯怙終自若當是時也未有不嗜殺人者夫佛教是殺者不復得人身況於他人乎宣差察之鎮是邦也因謁廳事後之佛祠閱其爲風雨所壞遂命工起廢缺者補之圻者漫之壁繪像設爲之一新乃與其妻孫氏時時敬禮倍堅回向益勵齋嚴其見於臨事寬而不苛仁而不虐皆如來慈悲之心下之人亦復歸依見善則樂而爲之見不善則憚而不爲不陵弱不暴寡不苦怯皆如來慈悲之化夫以易感之化易難從之俗亦救時之一助也若夫化流天下使人有士君子之行如周家太平之時其待木鐸之政乎

莊靖集

重建修真觀聖堂記

李俊民

按圖經修真觀在東門內街南宋大觀戊子陳遷孟新堂之故基也值大金貞祐甲戌兵火而毀煨燼之餘瓦礫堆積二十八年閒

無一人括目者女冠張守微與弟德宗因逃難四方俱獲生還欣然有起廢之念乃求訪本觀遺跡道士李君淨歷歷而告之曰此殿堂也此道院也此客舍也此堵而環也此圃而蔬也此井而飲也既得其詳於是首建聖堂三閒爲修敬之地復夷荒壤剷惡草出牆根而築之仍爲後圖是堂也經始於辛丑十月甲子次年三月丙戌工畢始終其事者郡侯段公暨夫人衛氏守微晉城縣高都館樂南中社人幼婦趙氏夫亡正大甲申五月捨俗出家禮太原榆次縣專井村玉真菴洞妙散人楊守元爲師師乃長春真人門下甯神子所引度者也傳授有源故其信道也篤守志也確肅而莊強而敏新故而潔污蕭爽俊逸雖在都市有林下風異時天上定歸王母之家今日人間獲覩飛瓊之室弟德忠及妻王禮善益加歸向皆生無上道心男留住女梅兒慶仙宜哥滿惜告成之後伏願免離五苦延納百祥中外存亡同證妙果壬寅年五月初一日記之堂上以警來者

莊靖集

大陽資聖寺記

李俊民

晉城縣漢之高都縣也屬上黨郡晉因之後魏改屬建興郡明帝  
移建興於高都城孝莊帝復改建興郡爲高都郡縣屬焉北齊置  
常平高都二縣後周又以長平安平二郡併入爲高都郡隋開皇  
初郡廢爲澤州十八年改高都縣爲丹川縣因縣北丹水爲名屬  
長平郡唐武德元年移於源漳水北三年析丹川于古高都城置  
晉城縣屬建州六年州廢縣屬蓋州是年省丹川縣蓋州入晉城  
貞觀元年蓋州廢爲澤州縣亦屬焉宋及大金因之不改本縣境  
內寺院二十一區大金貞祐甲戌至甲午存者十之三四資聖寺  
在縣北四十里大陽社北齊文宣天保四年癸酉梁元帝承聖二  
年也號永建寺至武成河清二年癸未建石塔二級後唐明宗長  
興四年癸巳立尊勝幢宋眞宗天禧四年庚申改賜資聖寺周圍  
三百六十三步屋宇二十八間共一百二十椽與碧落治平院澤  
州浴室院皆法眷也本寺素乏常住且過者稀貞祐兵火後居民

蕩析鄉井荆棘寺幾於廢里人王簡等亦流落四方艱苦萬狀默有所禱異日平安到家當捨所有以答佛力既歸乃以所居之正堂五閒與本寺修香積位其殿宇寮舍缺者完之弊者新之靡不用心焉且語耆老曰本社宋阿李生前爲無後將本戶下地土一頃五十餘畝施於本寺充常住見今荒閒有無借眾力開墾給贍本寺爲修飾潤色之費仍與住持增添鉢不負我輩報恩之願眾欣然諾之命本寺僧行廣主其事行廣俗姓李本社人純慤謹愿可託故令專之自齊文宣天保四年至今癸卯七百五十一年其閒升沈興廢者屢矣虐焰之酷未有甚於此時者賴有其人家風不墜不幸中之幸者也劉巨川濟之欲傳於久遠求碑以實之故書癸卯年四月初六日壬子記

莊靖集

澤川圖記

李俊民

禹貢冀州厥土惟白壤厥賦惟上上錯厥田惟中中九州之中爲第五周禮職方氏掌天下之地圖河內曰冀州漢地理志曰河東

河內得魏地觜觶參之分野其地帝堯夏禹所都之地詩唐國風  
此晉也而謂之唐本其風俗憂深思遠儉而用禮乃有堯之遺風  
焉三晉屬韓周赧王五十三年秦武安君白起伐韓拔野王上黨  
路絕上黨守馮亭以上黨歸趙趙使平原君受地五十五年秦攻  
上黨拔之上黨民走趙趙軍於長平以按據上黨民秦因伐趙四  
十萬人降白起秦并兼四海分天下爲郡縣漢興因之先王之迹  
既遠地名又多隨時改易不同漢地理志河東郡秦置濩澤端氏  
二縣隸焉上黨郡秦置高都泝水二縣隸焉河內郡高帝元年爲  
殷國二年更名沁水隸焉按澤州圖經屬禹貢冀州之域後魏置  
建興長平安平三郡明帝移建興郡於高都城孝莊帝復改建興  
郡爲高都郡後周又以長平安平二郡併入改爲高平郡隋初廢  
郡爲澤州按晉城圖經本漢高都縣也屬上黨郡晉因之後魏改  
屬建興郡至孝莊帝改屬高都郡北齊置常平高都二郡後周併  
爲高平郡隋開皇初郡廢十八年改丹川縣因縣北丹水爲名屬

長平郡唐武德初移於源漳水北三年析丹川於古高都城置晉城縣屬建州六年州廢縣屬蓋州是年省丹川縣蓋州入晉城貞觀元年州廢屬澤州按陽城縣本漢澤州縣屬河東郡今縣西三十里故城是也晉屬平陽郡後魏興安二年自故城移於今治隋屬長平郡唐武德元年於此置澤州八年移州端氏縣天寶元年改爲陽城縣按端氏本漢縣屬河東郡史記趙成侯十六年與韓魏共分晉封晉君以端氏今縣地是也其故城在縣西北三十里卽漢治也晉屬平陽郡後魏置安平郡縣隸焉眞君七年省太和八年復置至隋開皇三年郡廢十八年自故城移於今治屬長平郡唐武德八年移澤州於此治貞觀元年又徙州治晉城按高平縣漢泫水縣屬上黨郡後魏於古高平城置唐志云漢泫氏縣舊地因以名之屬長平郡隋因之又併泫氏入焉唐武德初於縣置蓋州貞觀初蓋州廢按陵川縣在漢屬泫氏縣地隋開皇十六年以戶口滋息山川修阻遂割長平郡二縣戶析置爲中縣至唐武

德元年改常平郡爲蓋州縣亦屬焉六年移蓋州於晉城縣貞觀  
元年改蓋州爲澤州縣屬澤州按沁水縣漢縣屬河內郡晉國之  
元魏爲永安縣後於此置廣甯郡後齊郡廢改縣曰永甯隋開皇  
十八年復改爲沁水縣屬長平郡唐屬澤州五代後因而不改皇  
統三年程先生左輔國碑云澤之爲州蓋以境內有濩澤名焉州  
之治晉城蓋以其地故晉封名焉夫晉者堯所居之墟舜所耕耘  
之地二帝遺風至今猶存自開皇三年爲州迄今五百六十一載  
蓋開皇三年癸卯至皇統三年癸亥也宋張商英題桃固嶺云大  
舜耕耘地斯民聚落居昔人皆以舜澤名之舜耕於厯山鄭元曰  
在河東漁於雷澤鄭元曰雷夏兖州澤今屬濟陰圖經引墨子云  
舜漁於濩澤墨子本云漁於雷澤不同舜澤取舜耕處名之也厯  
山河東之境近之必有辨者州四至東至衛州界二百里以孤松  
樹爲界自界至衛州一百六十里西至絳州界一百九十里以烏  
嶺堠爲界自界至絳州一百四十五里南至懷州界四十五里以

土堠爲界自界至懷州六十五里北至潞州界一百里以山口村爲界自界至潞州六十五里東南至懷州界七十五里以枯冢爲界自界至懷州六十里西南至孟州界六十里以分水嶺爲界自界至孟州一百二十里東北至相州界二百里以城嶺爲界自界至相州一百六十里西北至晉州界一百六十里以長城嶺爲界自界至晉州一百七十里至南京四百六十二里河南府二百二十五里係大定年前里堠也隋開皇三年至天興甲午六百五十二年歷唐五代宋金易十二姓或興廢有如傳舍金國自大安之變敵騎之入中原北風所向無不摧滅者貞祐甲戌二月初一日丙申郡城失守虐焰燎空雉堞毀圯室廬埽地市井成墟千里蕭條闕其無人後二十年大兵渡河甲午正月初十日己酉蔡州城池陷金運遂絕大朝始張官署吏乙未遣使詣諸路料民本州司縣共得九百七十三戶司候司六十八戶晉城二百五十五高平二百九十陵州六十五陽城一百四十八端氏一百一十七沁水



三十至壬寅續括漏籍通前實在一千八百十有三戶以鄉觀鄉以國觀國以天下觀天下其可知也噫生斯世者何不幸耶百六之數莫能逃也死者已矣生者倒懸何時而已耶上天之禍如此其酷尙未悔耶泣然一記之語庶幾父母瘡痍之民者生恍惕之心

莊靖集

孟子祠記

貞祐元年

孫 弼

魯之廟食千百年不絕者曲阜孔子鄒之孟子兩祠而已孟子鄒人也後孔子百有四年而生時周烈王四年己酉也鄒本古邾小國兗州之南鄙也至穆公時改邾爲鄒鄒城東南隅有岡曰文賢其勢回旋掩抱有溝曰因利水自巽方而來灌城濠而西之古人傳之曰因此山川之秀而孟子生焉今魯國鄒興鄉鄒儒里卽其地其先魯公族孟孫之後公夙喪其父母仇氏以賢德見稱家貧以女工自給鞠養其子有三遷之教長師孔子之孫子思治儒術博通五經尤長詩書時值周衰之末戰國縱橫用兵爭強以合縱

連橫爲言以權謀詭計爲事先王大道幾於埽地異端蠱起邪說  
蠅興若楊朱墨翟放蕩之言至于塞路公嘗歎曰楊墨之言不息  
孔子之道不著距而闢之由是聖人之道振而復起久而愈明真  
可謂命世亞聖之大才者也遂以儒道厯聘諸國轍環天下卒老  
於行三見齊宣王而不言事欲以攻其邪心說梁惠王以仁義爲  
利國之術終莫能聽恥沒世而無聞於是垂憲言以遺後人遂著  
書七篇燦然靡所不載唐韓愈推其功以爲不在禹下者信不誣  
矣公爲齊卿時喪母而歸葬於魯也今在鄒興鄉馬鞍山之麓者  
是也公之卒也葬於四基山之陽郭璞云邾城東南有嶧山嶧山  
北有牙山牙山北有唐口山唐口山北有陽山陽山北有孟某冢  
在焉今四基山者是也景祐五年春置廟於其旁取門人高弟配  
焉以此子子孫孫奕世相傳居多近其所歲時奉祭冢廟元豐六  
年十月因吏部尙書曾孝寬言於朝曰孟子有廟在鄒未有封爵  
載在祀典況先儒皆有封爵孟某氏萬世所法厥惟舊邦古有祠

宇宜封爵以示褒崇遂特加鄒國公元豐七年九月蒙朝廷詔賜庫錢三十萬增修其祠其像服九章樂正子配享公孫丑萬章俱侍左右給其賜田以嚴洒埽宜來後嗣蕃衍詢其祖派得孟甯孟堅等十數家皆其裔也弼一日敬謁祠下因撫其實而記之用傳不朽因述銘曰

猗歟鄒公運逢姬季挺秀邾城賢岡因利幼被母教長師聖孫辨非好辨言爲知言學長詩書性樂仁義高行厲辭離倫絕類轍環天下始以道鳴方鑿圓枘卒老於行著書七篇根極理要揆敘包羅閎遠微妙拔邪崇正開道斷疑聖人之亞王者之師德述唐虞辭闢楊墨不下禹功優入聖域瓦礫諸子醇乎其醇百代而下子孫詵詵四基之陽佳城邃宇魯邦所瞻令名千古

鄒縣志

陶公壽堂記

貞祐四年

王廷

老子曰大道甚夷而民好徑孟子曰道在邇而求諸遠聖賢之言若合符節今夫學道之人多墜於旁門小道窮年兀兀了無所得

良可歎哉先生姓陶氏名復朴道號曰沖子東萊人自幼入道雲  
游四方於前宋中嘗至是邑愛其山水清秀慨然有卜築之志自  
以年尙少參同未廣復去自甯懷遇□真人而道益振內丹外藥  
□得其傳大安初由永甯來遂定居作終焉計一日語眾曰縣稍  
東錦屏山半復有古洞予昔嘗居焉卜日可同爲一游眾如其約  
既至有石洞三西曰紫雲東曰懸空其上曰玉芝可容客數十懸  
空者舊名也紫雲玉芝先生命之也皆天造地設非人力所能及  
有翠崖蒼壁珍木異卉並立而叢生有雲腴石髓瓊漿玉液飢餐  
而渴飲綠陰四合瑞靄氤氲耳萬籟以忘機目長川而久視恍惚  
變化莫能名狀其神仙窟宅也雖邑人有至老不能到者亦其分  
也梯石而下有一小石窟形如臥虎先生指之曰予年七十有八  
生死無常欲卜此以爲將來藏骸之所公等當爲我成之眾諾且  
命僕預爲之文僕應之曰有生必有死死者數之終也雖自古登  
真之士亦所不免況生者死之根死者生之根不生不死其惟神

乎形何與焉列子曰精神者天之分骸骨者地之分在天清而散在地濁而聚先生可謂得造化之原了死生之事練神以爲仙豈有死爲忘哉旣承命安敢固拒謹秉心稽首而爲之詞其詞曰大道無形體用幽元惟我陶公深得其傳名以復朴號以日冲軒轅宗派太清家風其肆不替其居不擇進退自如游真之客把握道化提攜陰陽劍吼鎚鳴神應無方離有入無離無入有有無相生鑪飛鼎走日宮產兔月殿生鳥放去放來照海元珠擇得其人付以口訣總總相傳黃芽白雪生必有死死必有時道無所忌預爲之辭

宜陽縣志

以上原列卷二十九

成趣園記

路伯達

自仲尼而後稱以道鳴者孟某楊雄其選也孟有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楊亦有曰希驥之馬亦驥之駕希顏之人亦顏之徒若舜與顏仁賢之大者學之尙可以至況其餘乎此二公所以進人之善心使見賢而思齊也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其斯之謂歟。獻陵梁君任性曠夷，寄懷遐遠，厭闐闐之喧樂，林泉之勝蚤以家事悉委於其子。嘗讀晉史隱逸傳，愛陶淵明之爲人，慨然思之。於是背城而東，幾一里膏腴，闢買田治園爲閒散計。幅巾杖履，晨往夕還。迺命之曰：成趣以書求予爲記。凡三至辭不獲已而述之曰：美哉名乎！誠慕陶之深矣。昔淵明去彭澤返，故居日涉其園，而至於成趣者，蓋其所向之意深焉。嘗撫陶事而論之，得其所以謂之趣者，陶蓄素琴一張，絃徽不具，每與朋會則撫而和之曰：但識琴中趣，何勞絃上聲。又著孟府君嘉傳，桓溫嘗問嘉酒有何好，而卿嗜之。嘉笑而答曰：明公但不識酒中趣，爾蓋惟琴抱太古之質，惟酒適無何之鄉。以其妙意有不可言傳者，故謂之趣。而園中之游，亦得稱其趣者，豈非寓不傳之妙而與琴酒均耶？今梁君之榜園，必取此者是欲因其名而究其實，誦其語而師其行。子故曰：誠慕陶之深矣。如或用志不分，乃凝於神，則兀然而遺世寂然而忘言，揖南山之佳氣，臥北窗之清風，其於羲皇上人

幾何其不爲也語曰我欲仁斯仁至矣可不勉哉有人若曰彼之行誠高矣我何敢望是自棄也安免聖賢之罪人子是以樂道梁君之善而與其進復設此以戒其情故并書之若其亭軒之位序橋約之規模藤架松窗竹溪柏徑接有道之士爲忘形之友起居談笑惟情之適已詳見於軍判初公之詩序故茲不復云

欽定全金詩恭錄

謹從

### 博州重脩學記

元好問

博之廟學當泰和中州倅遼東王遵古元仲之所建元仲有文行道陵謂之昔人君子者也甲申之兵民居被焚州將閻侯義以廟學州宅龍興寺殿土木之麗甲於一州特以兵守之其後廟學獨廢不存今行臺特進公以五十城長東諸侯凡四境之內仙佛之所廬及祠廟之無文者率完復之故學舍亦與焉防禦使荏平石侯青彰德總管兼州事趙侯德用乃以行臺之命葺舊基之餘而新之大其正位又爲從事之室於其旁至於講誦之堂休宿之廬

齋廚廢庫無不備具經始於某年之某月落成於某年之某月文石既具趙侯請予記之子竊有所感焉博自唐以來爲雄鎮風化則齊魯禮義之舊人物則魯連子華歆駱賓王之所從出在承平時登版籍者餘三十萬家其民號爲良善而易教特喪亂之後不能自還耳雖然豈獨此州然哉先王之時治國治天下以風俗爲元氣庠序黨術無非教太子至於庶人無不學天下之人幼而壯壯而老耳目之所接見思慮之所安習優柔於絃誦之域而饜飫於禮文之地一語之過差一跬步之失容卽赧然自以爲小人之歸若犯上若作亂雖驅逼之從與之誘引之有不可得者矣故以之爲俗則美以之爲政則治以之爲國則安且久理之固然而事之必至者蓋如此嗚呼王政埽地之日久矣戰國吾不得而見之得見兩漢斯可矣兩漢吾不得而見之得見唐以還斯可矣唐以還且不可望況於爲血爲肉之後乎喪亂旣多生聚者無幾蚩蚩之與居偃偃之爲徒亦有教焉不過破梁碎金胡書記詠史而已



前世所謂急就章免園冊者或篇題句讀之不知矣後生所習見者非白晝攫金則禦人於國門之外取箕帚而諄語借糲糲而德色秦人之抵冒殊扞賈子之所爲太息而流涕者蓋無足訝由是觀之父子夫婦人倫之大節亦由冠屨上下之定分冠而屨之屨而冠之非正名百物則倒置之敝無所正父不父子不予夫不夫婦不婦必肇修人紀者出則而後有攸敘之望矣況草昧之後道統方開明經者例有復身之賜而此州將佐首以興起學宮爲事士之有志於此道者其喜聞而樂道之宜何如哉故爲記其興造之始末且以學校之本告之曰有天地有中國其人則堯舜禹湯文武周孔其書則詩書易春秋論語孟子民則士農工賈其教則君令臣行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婦睦朋友信其治則禮樂刑政紀綱法度生聚教育冠昏喪祭養生送死而無恨庠序黨塾者道之所自出也士者推庠序黨塾所自出之道而致之天下四方者也由是而之焉正名百物肇修人紀者尙庶幾焉如曰不然則爾

愛其羊我愛其禮以是學爲告朔之餼也可

遺山集

### 趙州學記

元好問

趙州廟學初廢於靖康之兵天會以來郡中趙公某始立廟殿而任公某增築學舍泰安名臣陵川路公元爲門爲廊廡爲講堂土木之功乃備自貞祐南渡河朔喪亂者餘二十年趙爲兵衝焚毀尤甚民居官寺百不存一學生三數輩逃難狼狽不轉徙山谷則流離於道路廟學之存亡亦付之無可柰何而已戶牖旣壞瓦木隨撤當路者多武弁漫不加省上雨旁風日就頽壓識者惜之歲癸卯眞定路工匠總管趙侯慨然以修復爲事發貲於家顧工於民躬自督視不廢寒暑裁正方隅崇峻堂陛斜傾者起之腐敗者易之破缺者完之漫漶者飾之曾不期年截然一新若初未嘗毀而又有加焉者乃八月上丁諸生釋菜如禮衣冠俎豆駸駸乎承平之舊予過慶源嘗往觀焉問所以經度者郡人高德茂等合辭道其然且請予記之予以爲學官之廢久矣儒學之士雖有任其

責者亦以爲不急之務矣比歲郡縣稍有以興學爲事者率有由而然力致勢劫劇甚調度僅能有成怨讟盈路所謂可爲美觀而不可以夷考也趙侯不出於強率不入於承望崇儒向道自拔於流俗者如此在於學古之士其喜聞而樂道之宜何如哉故爲記之且告之曰吾道之在天下未嘗古今亦未嘗廢興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際百姓日用而不知大業廣明五季之亂綿蕝不施而道固自若也雖然庠序黨塾先王之所以教後世雖有作者旣不能復有所加亦豈容少有所損羊存禮存此告朔之餼所以不可廢也夫興學儒者事也用武之世而責人以儒者之事不可也異時時可爲力可致而使學宮有鞠爲園蔬之歎不必以前世趙任路三使君爲言視今趙侯能不少媿乎侯名振玉龍山人先節度慶源有良民吏之風其與文士游蓋其素尙云

道山集

壽陽縣學記

元好問

近代皇統正隆以來學校之制京師有太學國子學縣官餽廩生

徒常不下數百人而以祭酒博士助教之等教督之外及陪京總管太尹府節度使鎮防禦州亦置教官生徒多寡則視州鎮大小爲限員幕屬之由左選者率以提舉繫銜刺史州則繫籍生附於京府各有定在外縣則令長司學之成壞與公廨相授受故往往以增築爲功若仕進之路則以詞賦明經取士預此選者多至公卿達官捷徑所在人爭走之文治旣洽鄉校家塾絃誦之音相聞上黨高平之閒士或帶經而鋤有不待風厲而樂爲之者化民成俗槩見於此自大安失馭中夏版蕩民居官寺燬爲焦土天造草昧方以弧矢威天下俎豆之事宜有所待也甲辰之春予歸自燕雲道壽陽知有新學往觀焉見其堂廟齋廡若初未嘗毀而又加飾焉者問所以然諸生合辭曰吾邑舊有廟學元祐中知縣事張不渝實更新之旣乃廢於貞祐甲戌之兵大變之後民無百家之聚縣從事李通李天民者竊有修學之議而病未能也會臺牒下於壬寅之冬課所在舉上丁釋菜之典乃得偕令佐暨縣豪傑諸

人經度之蓋三年而後有成久欲謁文吾子以紀歲月顧以斗食之役之故而無以自達也予謂二三君言公輩甯不知學校爲大政乎夫風俗國家之元氣而禮義由賢者出學校所在風俗之所在也吾欲塗民耳目尙何事於學如曰如之何使吾民君臣有義而父子有親也夫婦有別而長幼有序也則天下豈有不學而能之者乎古有之有教無類雖在小人尤不可不學也使小人果可以不學則武城之弦歌當不以割雞爲戲言矣予行天下多矣吏姦而漁吏酷而屠假尺寸之權股民膏血以自腴者多矣崇祠宇佞佛老捐所甚愛以求非道之福嘖呻顧盼化瓦礫之場爲金碧者又不知幾何人也能自拔於流俗崇儒重道如若人者乎且子所言無以自達者亦過矣興學之事賢相當任之良民吏當爲之賢相不任良民吏不爲會謂斗食吏不得執鞭於其後乎使吾不爲記茲學之興廢則已如欲記焉吾知張不渝之後唯此兩從事而已奚以斗食之薄萬鍾之厚爲計哉通字彥達縣人天民字仲

先上世秀容人其先世皆儒素云

遺山集

代冠氏學生脩廟學壁記

元好問

孔氏廟學貞祐初知縣事魯仔所增建泰和中主簿折元禮畫七十二子像喪亂以來民居皆被焚燬而廟學獨存歲乙未右副元帥趙侯憫其頽圯復爲完補之學之制初亦儉狹侯就爲料理而作新之意蓋未已也侯崇儒重道出於天性在軍旅中亦常以文史自隨一府之人若偏裨若府吏皆隨而化之興學之事特其濫觴耳嗚呼吾邑爲大縣久矣在承平時登版籍者餘三萬家僑寓之民又倍而三之學校大事也前後歷數十政非無賢令佐而乃因卑習陋漫不加省百年以來能崇起之者唯吾侯與魯折三人而已可勝歎哉某月日縣學生黃逸民記

遺山集

葉縣中嶽廟記

元好問

河南中鎮所在在所率有祠廟以奉嶽祇葉距崧三百里而近獨無有也邑門之南百舉武少折而西有地焉直居民之衝顧望崇

顯父老規爲嶽祠舊矣泰和末太原祁人樊道真始以邑人之意而經度焉地本故堤廢圯已久荆棘瓦礫蛇鼯所舍樊身執畚鍤剋治蕪穢實以版築百日而廟基成邑之人知其堅固可任也乃羣起而助之賁鄉豪張祐孫甯泰商人党珪爲之倡廟旣成祁人有以白石爲中天像欲輦而北者道真請而事焉予嘗謂小人之情畏之而有不義恥之而有不仁威之而有不懲獨於事神若有所倣焉何耶徼福於方來逃罪於已然百求而百不可得然終不以百不可得而廢其所以求也富貴光榮壽考繁昌人旣有以求諸神忠信孝弟廉讓篤實神亦有以望於人吾嘗見夫世俗之所事神者矣崇祠宇嚴像設刲羊豕具儀衛巫覡倡優雜然而前拜跪甚勞迎送甚勤求神之所以望於人者無有也陰害賊詐刮利次骨利之所在無復天理公噬潛搏難得是期內人於溝不恤也血人於牙不饜也志得而意滿則曰我求於神神報我者如是也故搏噬愈獲報謝愈豐禱求愈奢香火未收而陰害賊詐之心已

怫然於胸中矣此直牛鬼蛇神之所不忍臨而謂岳祇之聰明正直者而臨之乎記有之雖有惡人齋戒沐浴可以事上帝謂小人之不可以事神不可也豈弟君子求福不回好是正直介以景福謂神之可欺尤不可也嗚呼神有固然三尺童子所能知而人不能知者特溺於貪而不能自還耳惜乎莫有以三尺童子之所知者而告之也癸未之夏予過昆陽進士韋仲安道樊之意欲得吾文以記其經營之始故爲書之且告以福不可徵禍不可逃也如是庶幾來者有所做焉

遺山集

### 扁鵲廟記

元好問

扁鵲隨俗爲變過咸陽爲無辜醫邯鄲爲帶下醫洛陽爲耳目痺醫蓋嘗至周其有廟於此則不可考也廟再以元豐八年成里之人事之惟謹病者必來以藥請杯按閒有得香炮埃煤若丸劑然者吞之病良愈間里閒相傳以爲神斗酒撓肩扁鵲謝日豐積習既久莫有能正之者鄉豪張乙居其旁葺而新之土木有加焉正大



元年之八月也自扁鵲飲上池水三十日而知物其事固以秘怪而不常故虛荒誕幻被於末流千百年後而未止也雖然耳目之所不接故常理之所不拘神膏傳創靈丸起廢見於傳記者多矣又安可必其果無有哉故嘗謂扁鵲至人也自言其方可以解肌裂皮決脈結筋湔浣腸胃漱滌五臟練精而易形矣至於世之陰忌賊詐貪饕攫拾心魂斲喪若醉若狂憑然而不能自還者百千爲羣日相過於前爲扁鵲者獨不能隨俗爲變練精而易形使之爲平直安舒廉讓潔清之人乎若夫疾病則禱聖人所不廢誠以感神祭則受福冥冥之閒當有陰相者盍亦無以靈丸神膏爲也此之不爲區區之香炮埃煤自夸於閭巷細民之閒以爲神嗚呼其亦兒童劇而已矣豈世之所望於扁鵲而扁鵲之所以爲扁鵲也哉

道山集

### 長慶泉新廟記

元好問

鄧之西百里而遠是爲內鄉之東鄙有山焉岡巒起伏與浙鄴諸

山絡脈相屬而爲之殿其麓二泉灌田千畝有奇泉之上有龍祠  
耆舊以爲禱之有雨暘之應旁近之民有以飲羊牛浣裙裾者泉  
輒匯而還焉考之辨方無所知名俚俗所稱訛繆失實且不雅馴  
今以其地名之長慶泉正大丁亥予承乏是邑夏五月赤旱近百  
日凡縣境之名湫無慮數十所奔走禱祈卒無感通道路嗷嗷無  
望來秋有以此泉爲言者予率父老詣焉幣祝甫登雲氣四合車  
轍未旋而澍雨浹明年里之民作新廟於泉之西南且以紀其事  
爲請夫龍之靈固也然古人之於禱祈不幸而不見答自咎而已  
幸而應焉則亦不敢以爲功今也不德其何以致然將適與雨會  
歟影響之報蓋不如是之捷也天之恩與威令龍寶尸之油然而  
雲殷然而雷不崇朝而雨天下利於物者豐則享諸己者厚道家  
所言恍惚之外神龍之所居瑤宮瓊室萬舞在庭金支翠蕤紛蔽  
輝映雖首出萬物奉以四海九州有不足進焉者山夫谷民乃以  
一畝之宮牲不捫豆而祀之豈度德審功報稱之道哉聞之天卽

神神卽人人卽天名三而誠則一東鄰之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凡以恃吾誠而已不然所持者狹所求者奢彼乘雲氣而遊天地之間是區區者甯足以留其一盼耶正大己丑九月日遺山集

三皇堂記

元好問

老子職柱下史閱人代之久其述伏羲神農黃帝氏以來有太上知有之其次親之譽之之論邵康節因之亦謂皇與帝爲千萬世之人其次第蓋如此自三墳爲吾夫子所刪三聖人者與天同功乃無德業可考見醫家者流謂神農一日嘗七十毒與岐黃至真大要三墳書特止於此今其論固在本於大道之說而究乎生死之際然於三聖人所以仁後世者纔土苴耳太原醫師趙國器謂吾業當有所本也卽其家起大屋立三聖人像事之以歷代名醫岐伯而下凡十人侑其坐棟宇旣備像設旣嚴介於太谷李進之請予爲記始予甚難之以爲天地不仁芻狗萬物聖人躋民仁

壽之域民安物逸若道自然雖莫知所謝可也或曰有萬世之利  
者享萬世之報亢倉楚所居年穀豐穰物無疵癘其鄉之人且相  
與尸而祝之社而稷之況與天地同功者乎雖報本反始非閭巷  
所得專而泝流窮源或旦暮如有遇祖而祀之其誰曰不然夫趙  
子世於方伎餘百有五十年矣守之以恆業用之以戒心謂一毒  
妄攻五兵莫慘耿耿自信臨之以神明吾知是家於人之命爲甚  
重矣是可記也於是乎書之國器名天用今爲惠民局直長憐工  
張天秀國器之子履道知讀書異時當以儒素自拔於流俗云已  
酉初吉新興元某記

遺山集  
以上原列卷三十



金文最卷十六目錄

記

鄧州新倉記

元好問

南陽縣令題名記

元好問

吏部掾屬題名記

元好問

警巡院廨署記

見文雅

元好問

創開滹水渠堰記

元好問

市隱齋記

元好問

惠遠廟新建外門記

見文雅

元好問

順天府營建記

元好問

邢州新石橋記

元好問

臨錦堂記

元好問

馬侯孝思堂記

元好問

致樂堂記

元好問

以上原列卷三十一

李參軍友山亭記

見文雅

元好問

王無競題名記

元好問

東平賈氏千秋錄後記

元好問

校笠澤叢書後記

元好問

畫記

元好問

朱繇三官

張萱四景宮女

濟川行記

元好問

東游略記

以上原列卷三十二

元好問

金文最卷十六

昭文張金吾月霄輯

記

鄧州新倉記

元好問

觀察判官曹君德甫以書抵某云武勝一軍雄殿南服重兵所宿兼倍諸道故廩庾之積尤爲吾州之大政今漆水公之鎮是邦也至之日卽以新倉爲事度材於山賦庸於兵心計手授百堵皆作蓋經始於正大六年之八月而斷手於八年之四月文石旣具子爲我記之某以爲天下之爲倉者莫勞於農而莫不害於農農之力至於今極矣噓牛而耕曝背而耘十人之勞不能給一人之食水旱霜雹螟蝗蝨蟻凡害於稼者不論也用兵以來調度百出常賦所輸皆創夷之民終歲勤動不得以養其父母妻子而以之佐軍興者兵則恃農而戰農則恃戰而耕朝廷旰食宵衣惟穀之恤勸農冠蓋相望於道廩人之制非不具備而有司或不能奉承精



粗之不齊陳腐之不知度量之不同簿領之不一收貯之不謹啟  
閉之不時訶禁之不嚴檢察之不恆冒濫之不究請託之不絕一  
隙所開百姦乘之百家之所斂不足以給雀鼠之所耗一邑之所  
入不足以補風雨之所敗四方承平粒米狼戾時然且不可況道  
殫相望之後乎然則有能爲國家重民倉而謹軍賦者業文之士  
宜喜聞而樂道之也惟公爲徐爲陝爲鳳翔爲京兆爲洛陽盡力  
民事二十年於茲知民之所難知戰之所資知廢政之不可不舉  
知積弊之不可不去是役也易腐敗爲堅整廣狹陋爲宏敞增卑  
濕爲爽塏導壅蔽爲開廓環以復垣鍵以重扃圭撮有經新陳有  
次嘆曝有所檢視有具出入有籍巡衛有卒條畫周密截若畫一  
萬箱踵來千倉日盈陳陳相因如岡如陵望之巍然有以增金城  
湯池之重京師仰給於是乎張本某屬吏也知公爲詳故并著其  
設施如此四月二十三日儒林郎南陽縣令武騎尉賜緋魚袋元  
某記

南陽縣令題名記

元好問

爲縣難爲南陽尤難由漢以來千百年居是邦者不知其幾何人獨召杜有父母之稱其餘則有問姓名而不知者可謂尤難矣自功利之說行王伯之辯興墮窳者得以容其姦而振勵者無以盡其力蓋嘗疑焉仁人君子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與夫安靜之吏惴惴無華日計不足月計有餘者理誠有之然唐虞之際司空則平水土后稷教民稼穡司徒則敬敷五教在寬士明於五刑虞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伯典禮夔典樂龍納言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君臣相敕率作興事必於成而後已謂之不計其功也而可乎漢宣帝之治樞機密而品式具上下相安莫敢苟且政平訟理固出於良二千石德讓之風至於摘奸伏擊豪右敢悍精敏晝書雋快如刃之發於硎者亦多矣三代之民治漢之民亦治孰王孰伯必有能辨之者嗚呼道喪久矣召杜之政豈人人能之唯稍自振厲不入於墮窳斯可矣若夫碌碌自保寂寥而無

所聞去之日使人問姓名而不能知雖居是邦謂之未嘗居是邦可也年月日某記

遺山集

吏部掾屬題名記

元好問

吏部爲六曹之冠自前世號爲前行官屬府吏由中後行而進者皆以爲榮焉國朝故事掾屬之分有左右選右選之在吏曹者往往至公卿達官然不能終更者亦時有之古人以爲吏猶賈然賈有賢有愚賢賈之取廉日計不足月計有餘愚賈之求無紀極舉身以徇貨反爲所累者多矣此最善喻者自風俗之壞上之人以徒隸遇佐史甚者先以機詐待之廉恥之節廢苟且之心生頑鈍之習成實坐於此夫以天下銓綜之係與夫公卿達官之所自出乃今以徒隸自居身辱而不辭名敗而不悔甚矣人之不自重也乃錄南幸以來名姓凡若干人刻之石孰善孰惡孰由此而達孰由此而敗觀者當自知之得以鑒焉正大二年五月日儒林郎權國史院編修官元某記

遺山集

創開漳水渠堰記

元好問

州倅定襄李侯介於教官劉浚明之深以漳水新渠記爲請曰漳水之源出於雁門東山之三泉過繁時遂爲大川放而出忻口並北山而東去僕所居橫山爲不遠上世以來知水利可興故嘗與之由宋爾朱氏以下凡三人焉爾朱邱村人家有賜田百頃因以雄吾鄉役家之僮奴欲從忻口分支流爲渠鄉之人以是家公爲較固之計莫有助之者且姍笑之因自沮而罷大定戊子無畏莊信武喬公號稱十萬喬氏者度其財力易於興造復以渠爲事開及日陽里農民以盜水致訟有避罪而就死者事出於曖昧甲乙鉤連無從開釋役夫散歸至以水田爲諱承安中吾里齊全羨率鄉曲大家按喬公故迹欲終成之而竟亦不成僕不自度量以先廣威嘗與齊其事思卒前業賴縣豪傑鄉父兄子弟攸助之歷二年之久僅有所立蓋經始於壬寅之八月起湯頭嶺西之白村山下逾六十里經建安口乃合流又明年之三月旣望合鄉人預議

洎執役者置酒張樂以落之老幼欣快驩呼動地出平昔所望之外宜有文辭以垂示永久幸吾子留意焉余以謂立功立事必天時人事合而後可然繫於人事者爲尤多曩予官西南鄧之屬邑多水田業戶餘三萬家長溝大堰率因故蹟而增築之而其用力有不可勝言者試一二考之夫水在天壤閒爲至平且善利萬物而不爭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時乃天之道兼井之家力足以制單貧而賄足以侮文法身私九里之潤人無一溉之益者多矣以至平爲不平不爭爲必爭補有餘損不足傷水之性逆天之道覆車之轍前後相接田野細民有敢復與大豪其公者乎矧夫非大變之後無不爭之田非屢豐之年無供役之倉事艱於慮始人習於惡勞賢否異情理難脗合彼已分利孰爲綱維故雖有萬折必東之心而終屈於七遇皆北之勢使臨之以公上之命且無望於必成況創始於鄉社二三之議乎有其時而乏其人有其人而無其志力不前勝事必後艱大哉志乎惟強也故能立天下之懦

惟堅也故能易天下之難由是而充之關輔之三白襄樊之黔蘆  
皆此物也故嘗謂江鄉澤國巧於用水凡可以取利者無不盡舉  
鍤投袂隨爲豐年今河朔州郡非無川澤而人不知有川澤捐可  
居之貨失當乘之機如愚賈操金昧於貿遷之術早嘆爲虐乃無  
以療之求象龍候商羊坐爲焚炷暴巫禳禱家之所誤搏手困窮  
咎將誰執方新渠之成也余往觀焉流波沄沄淨潏盈溝若大有  
力者擁之而前農事奮興坐享豐潤禾麻菽麥鬱鬱彌望計所收  
拾如有以相之夫孤倡而合眾力一善而兼萬夫暫勞而有亡窮  
之利若李侯者其可謂有志之士矣雖然水利之在吾州者非特  
滹河而已也出東門一舍少折而南由三霍而東盡南邢之西其  
閒無井邑無聚落無邱壟特沮洳之樂而已誠能引牧馬之水以  
合三會於蒙山之麓隄障有所出內有限纔費數千人之功平湖  
渺然當倍晉溪之十惜無大農尺一之版使扁舟落吾手中耳因  
記侯興建始末慨然有感於中故兼及之侯名子成先廣威用承

直郎蔭當補官州牒已上吏曹矣而新令限至朝請大夫者乃係班廣威詣登聞鼓院自陳道陵從之預供奉者四百二十人仕至蠡州酒務使李侯所謂是以似之者歟年月日記道山集

市隱齋記

元好問

吾友李生爲予言予游長安舍於婁公所婁隱者也居長安市三十年矣家有小齋號曰市隱往來大夫士多爲之賦詩渠欲得君作記君其以我故爲之予曰若知隱乎夫隱自閉之義也古之人隱於農於工於商於醫卜於屠釣至於博徒賣漿抱關吏酒家保無乎不在非特深山之中蓬蒿之下然後爲隱前人所以有大小隱之辨者謂初機之士信道未篤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故以山林爲小隱能定能應不爲物誘出處一致喧寂兩忘故以朝市爲大隱耳以予觀之小隱於山林則容或有之而在朝市者未必皆大隱也自山人索高價之後欺松桂而誘雲壑者多矣況朝市乎今天乾沒氏之屬脅肩以入市疊足以登墉斷利觜長距爭捷求售

以與庸兒販夫血戰於錐刀之下懸羊頭賣狗脯盜跖行伯夷語曰我隱者也而可乎敢問婁之所以隱奈何曰鬻書以爲食取足而已不害其爲廉以詩酒遊諸公間取和而已不害其爲高夫廉與高固古人所以隱也予何疑焉予曰予得之矣予爲予記之雖然予至此猶有未滿焉者請以韓伯休之事終其說伯休賣藥都市藥不二價一女子買藥伯休執價不移女子怒曰子韓伯休耶何乃不二價乃歎曰我本逃名乃今爲兒女子所知棄藥徑去終身不返夫妻公固隱者也而自閉之義無乃與伯休異乎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焉用文之是求顯也奚以此爲哉予意大夫士之愛公者強爲之名耳非公意也君歸試以吾言問之貞祐丙子十二月日河東元某記

遺山集

順天府營建記

元好問

清苑置於隋開皇末厯唐五代爲鄭州屬縣宋境與遼接故改爲保塞重兵所宿常倍高陽諸戍金朝旣都燕陞縣爲州州仍以保



名縣則復清苑之號且置順天節度一軍太行諸山東走遼碣盤  
礴偃蹇挾大川以入於海而州居襟抱之下壁壘崇峻民物繁夥  
輦轂而南最爲雄鎮貞祐初中夏受兵遂例有覆隍之變今萬戶  
張侯執剛之起定興也初保西山之東流塢肆經略苗公累功至  
永定軍節度使權元帥右都監及苗公爲其副賈瑞所害侯慷慨  
憤發期必報瑀會麾下何伯祥獻苗公符節卽推侯爲長事聞興  
定戊寅五月以侯留守中都行元帥府事國兵由紫荆而下侯率  
所部陳於狼牙嶺馬跌爲所執大帥以侯骯髒無所屈義而釋之  
且復舊職侯招降旁郡威信並著遂下雄易安保諸州留戍滿城  
西山豪傑皆授印號爲部曲兵勢大振滿城隘狹有不能容者歲  
丁亥乃移軍順天以遏信安行剽之黨時順天爲蕪城者十五年  
矣侯起堂使宅之故基將留居之隨爲水軍所焚侯曰盜所以來  
揣我無固志耳堂復成吾且不歸矣於是立前鋒左右中翼四營  
以安戰士置行幕荒穢中披荆棘拾瓦礫力以營建爲事適衣冠

北渡得大名毛居節正卿知其材幹強敏足任倚辦署爲幕府計  
議官兼領眾役侯心計手授俱有成算正卿悅於見知勞不言倦  
底蘊旣展百廢具興承平時州民以井泉鹹鹵不可飲倉爲病滿  
城之東有南北泉南曰雞距以形似言北曰一畝以輪廣言宋十  
八塘灤發源於此二泉合流由城外濠出爲減水口侯顧而歎曰  
水限吾州跬步閒耳奇貨可居乃棄之空虛無用之地吾能指使  
之則井泉有甘冽之變溝澮流惡又餘波之所及也乃度地之勢  
作爲新渠鑿西城以入水水循市東行由古清苑幾百舉武而北  
別爲東流垂及東城又折而西雙流交貫由北水門而出水之占  
城中者什之四淵綿舒徐綠彌望爲柳塘爲西溪爲南湖爲北  
潭爲雲錦口口夏秋之交荷菱如繡水禽容與飛鳴下上若與口  
人其樂而不能去舟行其中投網可以得魚風雨鞍馬閒令人渺  
焉有吳兒洲渚之想由是營守備以甲乙次第之則爲北衙爲南  
宅宅侯所居工材皆不資於官役夫則以南征生口爲之至別第

悉然爲南樓因保塞故堞而爲之位置高敞可以盡一州之勝西望郎山如見吳嶽於汧水之上青壁千仞顏行而前肩駢指比厯厯可數濃淡覆露變態百出信爲燕趙之奇觀也爲驛舍爲將佐諸第爲經歷司爲倉庫爲芻蕘場爲商稅務爲祗供所爲藥局爲傳舍煖室爲馬院市陌紆曲者侯所甚惡必裁正之爲坊十增於舊者七曰雞泉吳澤懋遷歸厚循理遷善由義富民歸義興文爲橋十而起樓者四西曰來青北曰浮空南曰薰風東曰分濶爲水門二西曰通津北曰朝宗爲譙樓四北曰拱極南曰蠡吾西曰常山東曰碣石爲廟學一增築堂廡三倍其初爲佛宇十五曰栖隱鴻福天甯興國志法洪濟報恩普濟大雲崇巖天王興福清安淨土永甯大悲閣一由栖隱而下創者四而十一復其舊規制宏麗初若不經毀者獨大悲出侯新意尤爲殊勝金碧爛然高出空際唯燕中仁王佛壇成於國力可等而上之耳爲道院十一曰神霄天慶清甯洞元元武全真朝元元真清爲朝真得一創者九而復

其舊者二爲神祠四曰三皇岱宗武安城隍爲酒館二曰浮香金  
臺亭榭皆水中爲樂棚二爲園囿者四西曰種香北曰芳潤南曰  
雪香東曰壽春城內外爲水磴者四水旣出朝宗門又將引蒲水  
爲稻田於西南波乃合九龍之末流患其淺漫而不能載舟也爲  
之十里起一閘以便往來每閘所在亦皆有灌漑之利焉城居旣  
有定屬卽聽民築屋四關以復州制近而四郊周泊千里完保聚  
植桑棗樹藝之事人有定數歲有成課屬吏實任其責攬轡問涂  
駸駸乎齊魏之富矣庚戌秋七月予過順天左副元帥賈輔良佐  
授侯經度之事請記之於石曰始吾城無寸甓尺楹之舊而吾侯  
決意立之民則新造而未集寇則暫潰而復合以戰以守日不暇  
給自常情度之不牽於道旁築舍之惑則必安於聚廬託處之陋  
矣侯仁以繼絕義以立懦信以一異智以乘時技合力并故能事  
之穎脫如此夫立城市營居室前人良政見於經於史於歌詠於  
金石者多今屬筆於子其有意乎予因爲言自予來河朔雅聞侯

名人謂其文武志膽可謂當代侯伯之冠起行陳閒不十五年取萬戶侯金符如探囊中物統城三十制詔以州爲府別自爲一道并控關陝汴洛淮泗之重將佐喬惟忠孝先而下賜金銀符者十數人光大震耀當世莫及夫佩金紫秉節鉞書旂常著鐘鼎古人之所重奔馳角逐筋疲力涸有不敢望者侯則顧盼頻呻而得之況乎土木之計力有可成者豈不游刃恢恢有餘地哉古有之強可以作氣堅可以立志唯強也故能舉天下之已廢唯堅也故能成天下之至難非侯何以當之是可書也已雖然端本者必以正其末謹始者必以善其後侯人豪也顧豈以城恆山池滹沱空大茂之林以爲楹盡枹陽之石以爲礎然後爲快歟吾意其必以行水之智移之於利物作室之志充之以立政寬庸調以資墾闢薄征斂以業單貧黜功利以厚基本尊文儒以變風俗率輕典以致忠愛崇儉素以養後福蓋公清淨之化寇君愛利之實於是乎張本予雖老矣如獲見其成尙能爲侯屢書之

邢州新石橋記

元好問

州北郭有三水焉其一潦水其一曰達活泉父老傳爲佛圖澄卓錫而出達活不知何義非訛傳則武鄉羯人之遺語也其一曰野狐泉亦傳有妖狐穴於此潦水由枯港行並城二三里所稍折而東去爲蔡水喪亂以來水散流得村墟往來取疾之道潰隄口而出突入北郭泥淖彌望冬且不涸二泉與港口舊由三橋而行中橋古石梁也淤墊旣久無跡可尋數年以來常架木以過二泉規制儉狹隨作隨壞行者病涉久矣兩安撫張君耘夫劉君才卿思欲爲經久計詢訪耆舊行視地脈久乃得之經度旣定言於宣使宣使亦以爲然乃命里人郭生立準計工鎮撫李質董其事分畫溝渠三水各有歸宿果得古石梁於埋沒之下砅石堅整與始構無異堤口旣完潦水不得騁附南橋而行石梁引二泉分流東注合於柳公泉之右達路平直往來憧憧無褰裳濡足之患凡役工四百有畸纔四旬而成擇可勞而勞因所利而利是可紀也嘗謂

古人以慮始爲難改作爲重重以惡勞而好逸安卑而習陋此天下之能事無所望於後世也歟且以二君之事言之有一國之政有一邑之政大綱小紀無非政也夏官之屬曰司險山林之阻則開鑿之川澤之地則橋梁之僖公春新作南門傳謂啟塞有時門戶道橋謂之啟城郭牆塹謂之塞開閉不可一日而闕特隨其壤而治之修飾南門非閉塞之急故以土功之制譏之是則道橋之爲政不亦甚重矣乎子路治蒲溝洫深治孔子以恭敬而信許之子產以所乘輿濟人漆洧之上孟軻氏至以爲惠而不知爲政若二君者謂不知啟閉之急與不知爲政可乎雖然此邦之無政有年矣禁民政也作新民亦政也禁民可以使之遷善而遠罪作新民可以使之移風而易俗賢王付畀者如此二君之奉承者亦如此猶之陋巷有敗屋焉得善居室者居之必將正方隅謹位置修治杞梓崇峻堂構以爲子孫無窮之傳豈止補苴罅漏支柱斜傾而已乎僕知石梁之役特此邦百廢之一耳異時過高明之壤當

舉酒落之二君勉哉

遺山集

臨錦堂記

元好問

燕城自唐季及遼爲名都金朝貞元迄大安又以天下之力培植之風土爲人氣所移物產豐盛與趙魏無異六飛旣南禁鑰隨廢比焦土之變其物華天寶所以濟宮掖之勝者固已散落於人閒矣御苑之西有地焉深寂古淡有人外之趣稍增築之則可以坐得西山之起伏幕府從事劉公子裁其西北隅爲小圃引金溝之渠水而沼之竹樹蔥蒨行布碁列嘉花珍果靈峯湖玉往往而在焉堂於其中名之曰臨錦癸卯八月公子觴予此堂座客皆天下之選酒半公子請予爲堂作記并誌雅集予亦聞去秋堂之南來禽再華騷人詞客多爲作樂府歌詩以紀其異名章雋語傳播海內夫營建之盛游觀之美以今日較之十倍於臨錦者抑多矣而臨錦獨以名天下何耶蓋劉公子出貴家春秋鼎盛志得意滿時輩莫敢與抗乃能折節下士敦布衣之好以相期於文字閒境用



人勝果不虛語河朔版蕩以來公宮侯第曲室便房止以貯管絃  
列姬侍深閉固拒敕內外不得通其不爲風俗所移者纔一二見  
耳異時有嚮儒術通賓客置鄭莊之驛授相如之簡以復承平故  
事者子知其自臨錦主人發之故樂爲之書

遺山集

### 馬侯孝思堂記

元好問

天地立人聖人立名教天大地大而孝亦大孔子作經師弟子之  
問答必以因心爲言謂孝與生俱生生則嬰兒慕壯則五十慕五  
十而慕者則終身而慕不幸而至大故焄蒿悽愴蓼莪所述始於  
鞠育顧復卒至於昊天罔極吾知頃步而忘其親者直無父之人  
耳天山馬侯作孝思堂請予爲記予以爲孝子之念其親無乎不  
在君獨以名其堂者其必有說歟馬侯涕泗言曰吾先人恆州府  
君以習諸部譯語且通其字書仕爲都省掾屬凡使者聘報麗夏  
吾先人率在行中忠信爲貴人所保任積數十年之久乃爲朝廷  
所知自常調中特恩授開封幕職內城之役被命經度復以勞遷

鳳翔路都總管判官平日教語諸子以爲吾家始於狄道被俘則有全活之賜遼東占籍則有拊存之賜象胥之任銓選有常又不次遷擢之主恩天大無從報稱唯有盡此身以答萬分耳精誠激烈有如白日造次顛沛無念不在果能以千載事自任持忠入地與古烈丈夫並游諸孤無所似肖其以孝思名所居者欲吾子孫不忘先人之故爲無窮之傳耳子太息曰有是哉古人有言不孝則事君不忠莅官不敬朋友不信戰陳無勇是故爲百行之原先恆州忠義奮發無愧千古贈典之追崇褒忠□□□□□□□□□□□□之預享其必有以得之聞諸朝著舊人公之教子也嚴以法其撫育孤甥也恩以備今諸子布列府寺悉有事功之望其甥則材量宏博庶幾能成外家之宅相者蓋恆州純孝天至以父事君就諸子及其甥觀其身教之實既有成效矣諸孫雖不迫事王父母其生長見聞甯不以忠臣孝子之門高自表見乎經有之孝思不匱永錫爾類登斯堂也雖在於塗之人聞恆州之風亦必

有興起者又豈特馬氏孫息而已哉於是乎書年月日河東人元

某記

道山集

致樂堂記

元好問

癸丑之夏余以事來故都進士新城王惇甫溫陽張無咎謂余言武川賈仲德仲溫貪慕高誼久欲奉杖履致師賓之敬日者以守義輩爲介吾子旣惠顧之矣仲德故家世淳厚兄弟力供子職所以事其母者脩髓脂膏醪醴乳藥無不給昏定晨省寒溫燥濕無不戒故賈氏以謹厚稱燕中比年以來仲溫者又能歲授一經孝經語孟以次卒業駸駸乎行已之學非但涉獵之而已事母旣孝而事其兄惟謹友愛弟者甚篤閨門雍睦中表以爲法賈氏春秋高而神明未衰弄孫之外尙能眎諸婦補紉歲時獻壽言笑晏晏諸福備具方來而未艾也與之共學者因以致樂名其堂取養則致其樂者堂未有記幸吾子終教之余謝曰僕也衰謬顧何以答盛意雖然嘗聞之師致樂云者所以卜孝者之淺深懼其乍入乍

出若存若亡使之時日省察焉耳蓋親之於其子子之於其親一體而分也遠近相通也憂患相感也猶草之有實木之有根心也天地閒大順至和之氣自然之理與生俱生於襁褓於膝下於成童至於終身焉雖僻居四無人聲之鄉疾痛困苦必呼親而訴之不謂之根於心成於性而可乎故有深愛者斯有和氣氣和矣斯有愉色色愉矣斯有婉容怙恃之下託二天以爲庇日爲無聲之樂之所感發鼓舞動盪喜不自任老萊子衣爛裊之衣弄鳥雀於親側非矯飾也惟聖人有因心之教然亦不能教人以性之無有者要必就其材而封殖之使有日新之功省察之說其憂天下後世不旣懇切至到矣乎余行天下四方惟燕析木之分風土完厚有唐三百年雅俗之舊而不爲遼之所變遷是以敦龐耆艾之士眎他郡國爲尤多至於子弟秀民往往以橫經問道爲事若之子者皆是也是皆不階於儒素之業不漸於教育之化乃能自樹立如此所謂行有餘力則以學文者尙庶幾焉然則名堂之意殆惇

甫無咎愛人以德而然耳故予樂爲記之嗚呼昊天罔極父母之德也白駒過隙父母之年也人子之情曷惟其已言不稱老禮別自尊之嫌我獨何害詩存終養之慕故性牢不加於菽水三釜無羨乎萬鍾古人所以願爲兄之曰長而惜報劉之曰短也子曾子有言曰君子有三樂有天下不與存焉其一曰有親可事是則有親可事者何其幸歟樂哉斯堂吾於是乎有感五月望日河東人元某記

遺山集  
以上原列卷三十一

### 王無競題名記

元好問

安陽王尙書無競天眷中以文章顯於吳蔡諸公閒凡燕遼汴梁宮殿題榜如大安大慶應天承天之等皆其筆也興定中閒閒趙公爲禮部下蔡州取顏魯公逍遙樓額入京師予因問公無競大字何如逍遙閒閒言字有真行大小之不一人鮮能兼之無競他書未必便過前人至於尋丈大字盤盤筆勢如作小楷自當爲古今第一殆天機所到非學能也乙巳秋予與梁辨疑李輔之武伯

佐游崑山祠因得無競崑山神三字聞之伯佐南中王氏國初以  
好客名河東朱少章姚仲紀滕秀穎趙光道宇文叔通皆游其門  
叔通後厯臺閣高氏子姪名行中者不遠數千里走書幣求爲其  
父濟叔晦叔墓碣銘殆無競以叔通故爲書之耶不然邊鄙荒陋  
時無貴仕者何以致此哉自明昌以後縣多名進士如劉洗馬子  
安樂少尹仲容胥莘公和之張大興信之楊大參叔玉王監史正  
之皆嘗於祠下何獨無一言及無競此書使州里知之爲希代之  
寶在吾河東祠廟爲第一手耶予恐多故之際神筆寶墨有意外  
不測之變雖百悔不可及乃託好事者使刻之石以傳不朽八月  
十有一日新興元某題記

道山集

東平賈氏千秋錄後記

元好問

東平賈氏自眞定三祖始見譜牒始祖曰鎮州都督法曹諒再世  
爲大理少卿瑾次爲司封員外郎贈尙書右丞初次爲給事御史  
館修撰中書舍人緯累贈尙書令太史魯國公葬獲鹿西北三十

里之牛山翰林學士陶穀碑銘在焉次爲左正諫議大夫樞密直學士贈尙書左丞琰卽給事中之第五子也次爲殿中丞贈工部侍郎汾汾之昆弟六歲神童十六擢進士第參知政事致仕黃中次爲太常少卿直昭文館知管州昌齡弟魏國文元公判都省昌朝卽工部汾之兄而著作郎贈太師注之子也次爲宣奉大夫知饒州蕃蕃卽太常昌齡之第三子而朝散大夫常之兄也常行第四左丞益謙出此房次爲光祿大夫知鄆州公直知饒州蕃之子范丞相希文之外孫致仕於鄆因而家焉次爲知滄州君文大觀中武舉第一人策問選將以仁智勇對其說累二千言次爲顯謨閣直學士尙書戶部侍郎偉節嘗著勸弟姪修進書與滄洲君文皆鄆州公直之子也次爲都水內監使者恂滄洲之長子宋末奏補金朝初出官次爲廕補贈明威將軍棣次爲山東東路按察司知事炤明昌五年經義進士嗜古學尙友嚴子陵陶淵明白樂天邵堯夫號四友居士故詩有高風希四友古學希三元之句卽今

東平河倉提領起之父也自法曹而下有言行文筆見於紀錄者  
魏國文元公戒子孫文二首仁宗朝議裁減浮費文元建言將相  
戚里之家多占六軍耗縣官衣糧而爲私門奴隸在京不啻數千  
人浮費可減孰此爲急朝議是之仁宗朝戚里之家兄弟補邊多  
不聽許仁宗以語文元文元對曰母后之家自昔固多蒙恩今陛  
下重惜爵賞不肯輕授非惟示天下以公抑亦保全外家之福也  
太平興國寺災文元以易春秋進戒因言近歲屢災寺觀天意蓋  
有所在可勿繕治以稱陛下畏天威重民力之意上從之康定閒  
劉平爲元昊所得邊吏告以降敵議收其族文元時爲御史建言  
漢般李陵母妻陵不能歸而漢有後悔真宗撫王繼忠家而其後  
竟賴其力事固未可知今收其族恐貽後日之悔上從其言而止  
慶歷四年元昊歸石元孫議賜死文元言自古將帥被執而歸多  
貰其死上從之都水君知邳州州新去湯火般僂之餘盡爲俘虜  
故州有戶曹而無籍民君建白都統府願出金帛贖生口由臧獲



而良者凡七百三十餘人州有籍民始於此皇統中改陝西轉運使適歲饑民無所於糴君拜章乞賑貸未報而民益急君輒開倉救餓者坐專擅奪四官降刺石州既而改內監督燕都十三門之役郡眾聚居病疫所起君出已俸市醫藥有物故者又爲買棺以葬之某不敏常被省檄登左丞公之門公嘗由諫議大夫出刺甯化不半歲政成州人爲立生祠祠喪亂後故在也大安初知河中有旨宣諭河東南北百姓艱食而絳解尤甚朕以卿朝廷舊臣夙著德望可兼南北路安撫旬當仍以便宜許之公至鎮移他州餘粟以活飢民汾晉受兵游騎已及晉安公命老幼婦女乘城悉兵東下鉦鼓之聲聞數十里游騎爲之宵遁晉安獻牛酒犒師而還官吏請曰吾州兵力單寡自救不暇公乃往援晉安設吾州有警何以備之公笑曰君未之思耳吾救晉安所以守河中正大初公致政閒居鄭下哀宗卽位吏官乞因宣宗實錄遂及衛紹王初虎賊弑逆乃立宣宗宣宗之人至謂衛王失道天命絕之虎實無罪

且於主上有推戴之功獨張左相信甫言虎賊大逆不道當用宋  
文帝誅傅亮謝晦故事章奏不報爾後舉朝以大安崇慶爲諱及  
是朝議謂公大安中參知政事宜知衛王事乃遣編修官一人就  
訪之公知其旨謂某言我聞海陵被弑大定三十年禁近能暴海  
陵蠶惡者得美仕史臣因誣其淫毒驚狠遺笑無窮自今觀之百  
可一信耶衛王勤儉重惜名器較其行事中材不能及者多矣吾  
知此而已設欲飾吾言以實其罪吾亦何惜餘年朝論偉之某初  
及公門三往而後見及見頗賜顏色問及時事輒一二言之若有  
當於公之心者公移座就之以至接膝留連二十餘日某獻詩云  
黃閣歸來履舄輕天將五福昇康甯四朝人物推耆舊萬古清風  
在典刑鄭圃亦能知有道漢庭久欲訪遺經帝城百里瞻依近長  
傍弧南候極星公答云見說才名自妙年多慚政府舊妨賢物華  
天寶無今古鳳閣鸞臺孰後先鄭圃道尊何敢望漢庭書在子當  
傳莫言老眼昏花滿及見風鵬上九天公又敕諸子賢卿臺掾翔

卿閭門凡某京師用物月爲供給之其曲相獎借如此某北渡後  
獲從公從孫河倉提領起字顯之少日爲名進士資稟信厚  
生長見聞藹然有名門之舊仕東平行臺歷平陰簿提領堂邑歲  
課提點河倉惠養疲民歡謠載路某嘗以三口號記之云今年堂  
邑有清官三尺兒童也喜歡縣帖追來不驚擾丁絲納去得餘殘  
休言清慎少人知三十年來更數誰今代取魚須密網東州新有  
放生池三歲終更舊有期吏民安習枉遷移平陰奪得來堂邑卻  
是行臺未盡知壬子冬十月自眞定來東原顯之以此本見示且  
徵後記某以賈宗名德相望奕葉公輔宋以來文士極口稱道如  
蔡內翰君謨王臨川學易劉先生之哀挽屏山李君之純故入外  
傳過賈侯故居及上賈明府求易說等二詩具在尙何待不腆之  
文雖然某以晚進小生辱大賢特達之遇且於顯之有通家之舊  
使公家名德懿範不白於後世槩之門生故吏之義不亦甚闕乎  
謹述家傳所未載者三數條如右冬至日河東人元某歛衽書遺

校笠澤叢書後記

元好問

右叢書予家舊有二本一本是唐人竹紙番複寫元光閒應辭科時買於相國寺販肆中宋人曾校定塗抹稠疊殆不可讀此本得於閭內翰子秀家比唐人有春寒賦拾遺詩天隨子傳而無顏薨後引其閒脫遺有至數十字者二本相訂正乃爲完書向在內鄉信之仲經嘗約予合二本爲一因循至今蓋八年而後卒業然所費日力纔一旦暮耳嗚呼學之不自力如此哉惜一日之功爲積年之負不獨此一事也此學之所以不至與按龜蒙詩文如叢書與松陵集予俱曾熟讀龜蒙高士也學旣博瞻而才亦峻潔故其成就卓然爲一家然識者尙恨其多憤激之辭而少敦厚之義若自憐賦江湖散人歌之類不可一二數標置太高分別太甚鏤刻太苦譏罵太過惟其無所遇合至窮悴無聊賴以死故鬱鬱之氣不能自掩推是道也使之有君有民有政有位不面折庭爭埋輪

叩馬則奮髯抵几以柱後惠文從事矣何中和之治之望哉宋儒謂唐人工於文章而昧於聞道其大較然非獨一龜蒙也至其自述云少攻歌詩欲與造物者爭柄遇事輒變化不一其體裁始則陵轢波濤穿穴險固囚鎖怪異破碎陳敵卒之造平淡而後已者信亦無媿云甲午四月二十有一日書於聊城寓居之西窗

集

畫記

元好問

朱繇三官

天官冠服具大人相神思淵默憑几而坐二天女侍雙鳳扶輦輦有輪月輪在上獨畫桂樹而已左右官抱文書而立武衛負劍夾侍貌比從官有威武之狀二天女持杖侍雙鳳之前

地官王者服顏面威重乘白馬隊仗在翰林間大怪樹之下兩力士捉馬銜施絳繖兩團扇障之扇前一衛士輕行一皂衣使者前導右一武士執鉞左一功曹挾書從官騎虎從後一介胄跨弓刀

一功曹抱案牘拱揖於重崖之下一鬼卒橫刀而拜三人皆不見其面獨鬼卒肘閒露一目耳一樹魅赤體倒拔一樹根見而未出也

水官亦王者服面目嚴毅須髯長磔又非地官之比乘斑龍在海濤雲氣中一力士以鐵繩挽龍怒目迴視如捉一馬然龍不能神矣一女童前導一使者恭揖白事鬼卒獐惡殊甚肉袒髮上指颺大錦旗泊一力士負劍者掖龍而行一掾史挾簿書騎犀牛從水府大門出一力士於大樹下昂面視水官不見其額珊瑚大珠浮行水面旋轉如活犀牛甫出水府雲氣隨之眞天下之絕藝也

張萱四景宮女

一轉角亭桷欄楹檻渥丹爲飾綠琉璃塼爲地女學士三皆素錦帕首南向者綠衣紅裳隱几而坐一手拄頰凝然有所思其一東坐素衣紅裳按筆作字西坐者紅衣素裳袖手憑几昂面諦想如作文而未就者亭後來禽盛開一內人不裹頭倚欄仰看凡裳者

皆有雙帶下垂幾與裳等但色別於裳耳亭左湖石右木芍藥一素衣紅裳人翦花一人捧盤盛之一人得花緩步回首按錦帕插之髻鬟之後此下一人錦帕首淡黃錦衣紅裙袖手而坐並坐者吹笙左二人彈箏合曲右一人黃帽如重戴而無漚水不知何物背面吹笙乃知錦帕有二帶繫之髻鬟之後一小鬟前立按拍一女童舞一七八歲白錦衣女戲指於舞童之後吹笙者紅衣素裳箏色笛色板色素衣紅裙已上爲一幅

一湖石芭蕉竹樹紫薇花繁盛花下二女憑檻仰看團花藍紗映生衣紅襖爲裙並立者白花籠紅綃中單三人環冰盤坐其紅衣者願憑檻看花者二白衣相對女侍二一挈秘壺一捧茗器四人臨池觀芙蓉藻鷗鷗一坐砌上一女童欲掬水弄操便面者十一人便面皆以青綠爲之琵琶一笙一簫笛三板一聚之桡上二藤杙在旁爲一幅

一大桐樹下有井井有銀牀樹下落葉四五一內人冠髻著淡黃

半臂金紅衣青花綾裙坐方牀牀加褥而無裙一擣練杵倚牀下  
一女使植杵立牀前二女使對立擣練練有花今之文綾也畫譜  
謂萱取金井梧桐秋葉黃之句爲圖名長門怨者殆謂此耶芭蕉  
葉微變不爲無意樹下一內人花錦冠綠背裙紅繡爲裙坐方牀  
繪平錦滿箱一女使展紅纈託量之此下秋芙蓉滿叢湖石旁一  
女童持扇熾炭備熨帛之用二內人坐大方牀一戴花冠正面九  
分紅繡窄衣藍半臂桃花裙雙紅帶下垂尤顯然一膝趺牀角以  
就縫衣之便一桃花錦穿衣綠繡褙裁繡段二女使掙素綺女使  
及一內人平熨之一女童白錦衣低首熨帛之下以爲戲中二人  
雙綬帶胸腹閒繫之亦有不與裙齊者此上爲一幅  
一大堂界畫納整脊獸獐惡與今時特異積雪盈瓦溝山茶盛開  
高出簷際堂錦亦渥丹而楹桷閒有青綠錯雜之堂下湖石一樹  
立湖石傍其枝柯蓋紫葳也堂上垂簾二內人坐中楹花帽羣首  
衣袖寬博鉤簾而坐如有所待然女使五人二在簾楹閒一抱孩



予孩子花帽綠錦衣女使抱之舉簾入堂中真態宛然二捧湯液  
器一導四內人外階衣著青紅各異三人所戴如今人蠻笠而有  
瑇瑁斑不知何物爲之一內人擁花帽與前所畫同一女使從後  
砌下池水凍結枯蒲巾其中凍鴨並臥有意外荒寒之趣已上爲  
一幅人物每幅十四共五十六人

遺山集

### 濟川行記

元好問

予兒時從先隴城府君官掖縣嘗過濟南然但能憶其大城府而  
已長大來聞人談此州風物之美遊觀之富每以不得一游爲恨  
歲乙未秋七月予來河朔者三年矣始以故人李君輔之之故而  
得一至焉因次第二十日閒所遊歷爲行記一篇傳之好事者初  
至齊河約杜仲梁俱東並道諸山南與太山接是日以陰晦不克  
見至濟南輔之與同官權國器置酒歷下亭故基此亭在府宅之  
後自周齊以來有之旁近有亭曰環波鵲山北渚嵐漪水香水西  
凝波狎鷗臺與橋同曰百花芙蓉堂曰靜化軒曰名士水西亭之

下湖曰大明其源出於舜泉其大占城府三之一秋荷方盛紅綠如繡令人渺然有吳兒洲渚之想大概承平時濟南樓觀天下莫與爲比喪亂二十年唯有荆榛瓦礫而已正如南都隆德故宮頽圯百年澗谿草樹有荒寒古澹之趣雖高臺畫棟無復其舊而天巧具在不待外飾而後奇也凡北渚亭所見西北孤峯五曰匡山齊河路出其下世傳李白嘗讀書於此曰栗山曰藥山以陽起石得名曰鵲山山之民有云每歲七八月烏鵲羣集其上亦有一山背曰鵲峙此山之所以得名歟曰華不注太白詩云昔歲游歷下登華不注峯茲山何峻秀青翠如芙蓉此眞華峯寫照詩也大明湖由北水門出與濟水合瀾漫無際遙望此山如在水中蓋歷下城絕勝處也華峯之東有臥牛山正東百五十里鄒平之南有長白山范文正公學會在焉故又謂之黌堂嶺東十里有南北兩妙山兩山之閒有閔子騫墓西南大佛頭嶺下有寺千佛山之西有函山長二十里所山有九十谷太山之北麓也太山去城百里而

近特爲函山所礙天晴登北渚則隱隱見之歷山去城四五里許山有碑云其山修廣出材不匱今但兀然一邱耳西南少斷有蠟山由南山而東則連亘千里與海山通矣爆流泉在城之西南泉灤水原也山水匯於渴馬崖湫而不流近城出而爲此泉好事者曾以穀糠驗之信然往時漫流纔沒脛故泉上湧高三尺許今漫流爲草木所壅深及尋丈故泉出水面纔二三寸而已近世有太守改泉名檻泉又立檻泉坊取詩義而言然土人呼爆流如故爆流字又作趵突曾南豐云然金線泉有紋若金線夷猶池面泉今爲靈泉庵道士高生妙琴事人目爲琴高留予宿者再進士解飛卿好賢樂善款曲周密從予游者凡十許日說少日曾見所謂金線者尙書安文國寶亦云以竹竿約水使不流尙或見之予與解裴同泉上者三四日然竟不見也杜康泉今湮沒土人能投其處泉在舜祠西廡下云杜康曾以此泉釀酒有取江中冷水與之較者中冷每升重二十四銖此泉減中冷一銖以之瀹茗不減陸羽

所第諸水云舜井二有歐公詩大字石刻甘露園紀歷下泉云夫濟遠矣初出河東王屋曰沅水注秦澤潛行地中復出其山始曰濟故禹書曰導沅水東之逾温逾墳城入於河溢於滎洑於曹濮之閒乃出於陶邱北會於汶過歷下灤水之北遂東流且濟之爲瀆與江淮河等大而均尊獨濟水所行道障於太行限於大河終能獨達於海不然則無以謂之瀆矣江淮河行地上水性之常者也濟或洑於地中水性之變者也予愛其論水之變與常有當於子心者故并錄之珍珠泉今爲張舍人園亭二十年前吾希顏兄嘗有詩至泉上則知詩爲工矣凡濟南名泉七十有二爆流爲上金線次之珍珠又次之若玉環金虎黑虎柳絮黃華無憂洗鉢及水晶簞非不佳然亦不能與三泉侔矣此游至爆流者六七宿靈泉庵者三汎大明湖者再遂東入水柵柵之水名繡紅發源長白山下周圍三四十里府參佐張子鈞張飛卿觴予繡江亭漾舟荷花中十餘里樂府皆京國之舊劇談豪飲抵暮乃罷留五日而還

道出王舍人莊道旁一石刻云隋開皇丙午十二月鈴珍墓誌珍巴郡武昌人學通三家優游田里以壽卒誌文鄙陋字以巴爲已蓋周隋以來俗書傳習之弊其云葬岵山之西者知西南小邱爲岵山也以歲計之隋開皇六年丙午至今甲午碑石出壙中蓋十周天餘一大衍數也道南有仁宗時侍從龍圖張侍郎挾讀書堂讀書堂三字東坡所書并范純粹律詩俱有石刻挾字叔文自題仕宦之後每以王事至某家則必會鄉鄰甥姪盡醉極歡而罷各以歲日爲識叔文有文譽仕亦達然以榮利之故終身至其家三而已名宦之役人如此可爲一歎也至濟南又留二日汎大明待杜子不至明日行齊河道中小雨後太山峯嶺歷歷可數兩旁小山間見層出雲烟出沒顧揖不暇恨無佳句爲摹寫之耳前後所得詩凡十五首并諸公唱酬附於左

遺山集

東游略記

元好問

丙申三月二十有一日冠氏趙侯將會行臺公於泰安侯以予宿

尙遊觀拉之偕行凡三十日往復千里而在鞍馬者八日故所歷不能從容然亦愈於未嘗至焉者因略記之以備遺忘郭巨廟在長清西南四十里所路傍小山之上齊武平中齊州胡僕射所造石室在焉所刻人物舟車馬象三壁皆滿衣冠之制絕與今世不同有如沈存中所記幞頭但不展腳耳西壁外胡僕射刻頌規制如磨崖狀字作隸書文齊梁體而苦不佳後題云居士慧朗侍從至朗能草隸書世謂朗公書者是也予意此頌必朗公所書故題字云然又有開元二十一年題字并長清尉李皋祭文隔馬祠在長清馬山之南距縣八九十里所大觀三年東平陳彥元廟記云盧城圯澗中得唐中和三年義昌軍節度押衙國子祭酒兼御史大夫李公瞻作廟縣中時石刻載齊師爲晉所敗殺馬隘道晉師不得過謂以是得名字當爲格而今爲隔馬疑與左氏不合又謂里俗相傳景德中契丹寇兗鄆山之神陰障戎馬使不得南以是得名以予觀之古今祠廟不能考其所從來而妄爲立名號者多

矣殺馬隘道神何預焉而祠之至於陰障戎馬則又齊東野人語也記又云知縣事晁端肅禱雨而應將以封爵請於朝今榜云豐施侯廟者豈端肅遂得所請耶靈巖寺亦長清東南百里所寺旁近有山曰雞鳴曰明孔寺後有方山泉曰雙鶴曰錫杖寺先有宋日御書今亡矣絕景亭在方山之下絕類嵩山法王党承旨世傑寺記云寺本希有如來出世道場後魏正光初梵僧法定撥土立之定之來青蛇導前雙虎負經景德中賜今名予按大觀中石橋記云寺是正光初重建然則党承旨亦未嘗徧考耶梁縣香山寺記說寺初建時一胡僧自西域來云此地山川甚似彼方香山今人遂謂梁縣香山真是大悲化現之所予意前所云希有道場者豈亦此類者抑党有所據而言也寺壁石刻甚多有張挾叔文蘇轍子由吳拭顧道詩餘人不能悉記太山舊說高四十三里今云四十五里又有言二十五里者出州北門經水簾馬棚迴馬嶺御帳護駕泉而上遂登天門岳頂四峯曰秦觀曰觀越觀周觀秦觀

有封禪壇壇之下有秦李斯唐宋磨崖太史公謂泰山雞一鳴日出三丈而予登日觀平明見日出疑是太史公夸辭問之州人云嘗有抱雞宿山上者雞鳴而日始出蓋岱宗高出天半昏曉與平地異故山上平明而四十里之下纔昧爽聞耳此語似亦有理故錄之岳祠在城中大定十九年被焚二十一年新廟成又三十年毀於貞祐之兵今惟客省及誠享殿在耳此殿是貯御香及御署祝版之所城四周有岱岳青帝乾元升元四觀青帝觀有唐大中歲金龍石刻大聖祖無上大道金闕元元天皇大帝之號見於此岱岳觀有漢柏柯葉甚茂東有巖巖亭山水自溪澗而下就兩崖爲壁如香山石樓上以亭壓之北望天門屹然如立屏而濁流出几席之下真太山絕勝處也州門南道左有宋封祀壇合祀五方帝及九宮貴人壇壇南有碑碑陰載獻官姓名駙馬都尉二人攝司徒司空充黑帝青帝獻官九宮貴人合祀官右諫議大夫种放其餘知名如魏庠輩又三四人近城有真宗御製御書并篆登太



山謝天書述二聖功德銘碑石堅整若三山屏風然道右有宋封  
禪朝覲壇壇亦有頌壇西南四五里所有蒿里山山坡陀地中如  
有冢墓石壇在其上宋禪社首碑在山下祠中宋以大中祥符元  
年十月二十七日封太山碑刻皆王欽若陳堯叟錢惟演楊億撰  
述然字畫多剝落不能完讀矣太山上書院元是周朴所居宋太  
山孫先生明復居之州學有魯兩先生祠堂党承旨作記兩先生  
者明復與祖徠先生石守道也龍泉寺在平陰東南四十里齊天  
統中建下寺有石刻劉豫阜昌三年皇子皇弟符改甲乙院亦有  
碑又阜昌中題名最多佛像古雅皆數百年物上方大佛與龍泉  
觀音非晚唐人不能造也此行游太山者五日靈巖龍泉皆一宿  
而去得詩凡十首云

遺山集  
以上原列

卷三十二